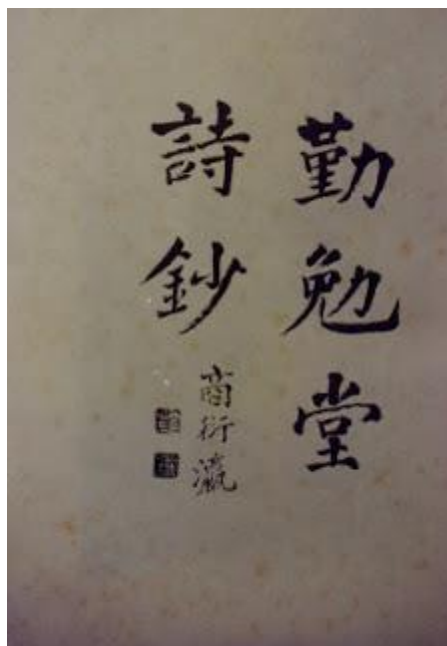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《勤勉堂诗钞》中的新加坡诗篇

柯木林

左秉隆的《勤勉堂诗钞》出版于 1959 年 6 月。这本诗集，目前在市面上似已绝迹，我是从史学界前辈陈育崧处，得到一册。拜读之余，爱不释手。由于作者本身是满清末 年中国外交官，曾任新加坡领事多年，所以他的诗钞，内容包含许多有关南洋的资料。我 尤其喜欢他那些描写本地风光的诗篇，情韵锵铿，读了令人飘然神往。我于是决定写这 篇短文，以向读者推荐这部颇可一读的诗集。

《勤勉堂诗钞》共七卷，内分五古，七古，五律，七律，五绝，七绝及杂体七种文体， 是新加坡南洋历史研究会向黄荫普（雨亭）商洽所藏左氏手稿本影印成的。黄荫普是左 秉隆的表甥孙，据说这本诗稿，在中国抗战时期曾经散失，幸好由他从街摊的废纸堆中抢 救出来，才得以保存至今。该书附录部分除辑有左秉隆领事年谱外，尚有曾希颖，陈育 崧，黄荫普诸君所写的介绍文章，使读者对左氏生平事迹，有更具体的认识。



左秉隆领事诗著《勤勉堂诗钞》。内容有不少富有本地色彩的诗篇

左秉隆的诗学造诣极深。他的诗意境辽阔，句法清新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蔡钧的《出洋琐记》载，“左司马出感怀诗见示，缠绵跌宕，情韵斐然。司马既精英文，而汉文又如此超卓，殊令人钦羨无已”。田嵩岳的《晚霞生述游》也说，“中朝领事官为左子兴（秉隆）都转，倜傥有大才...多学工诗，曾一识其风范”。可见左氏才华是见重于艺林的！的确，

他的诗有许多地方，“是大胆而脱俗的，新词俚语，经他巧妙的运用，都成绝唱。”[1] 他主张新词入诗，赋诗歌予新的生命。《勤勉堂诗钞》卷一第十三页有一首〈新名词〉云：

### 新名词

新理日以开，新思日以发，  
不有新名词，焉能意尽达？  
老宿拘守旧，誓欲软藤葛。  
岂知创造功，未容概抹煞，  
我初亦恶之，目钉恨难拔。  
习久乃相安，喜其简而括，  
诚哉字训孳，生机不可遏。

左秉隆不愧是一位足迹遍天下的外交官，见过许多新事物，所以才有这样的见解。他认为，诗人吟诗，贵在自然流露，让心声脱口而出。如卷六〈偶成〉这首七言绝句，即是其例：

### 偶成

好鸟鸣春自得意，闲云出岫本无心。  
静观时到欣然际，我不吟诗诗自吟。

他，“性本爱山林”[2]，每到一地总是吟咏成帙。他一生的事业，以在新加坡的为最大。陈育崧的“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”一文，把他的领新惠政拟之为“韩之于潮，苏之于琼，朱之于漳”，是十分恰当的。在他任新加坡领事期间[3]，写有不少富有地方色彩的诗篇。这里，让我介绍一些给大家欣赏。

### 息力 [4]

息力新开岛，帆樯笑四方，  
左复中国海，西接九州乡。  
野竹冬仍翠，幽花夜更香，  
谁怜云水里，孤鹤一身藏。

### 客息力作 [5]

南去亚洲尽，苍茫孤岛间，  
游踪羁旧史，隔岸是新山。

竹径清风扫，柴门白昼关，  
数珠生老蚌，相对一开颜。

谢事后隐居息力作 [6]

名利脱缰锁，妻孥割赘瘤。  
市从三岛入，舟向五湖游。  
招隐来松鹤，□机狎海鸥，  
故园回望处，斜日满林邱。

柔佛王宫早眺 [7]

清晓倚高楼，云烟四望收，  
山雾环阙秀，海色映帘幽。  
此地通华夏，何人务远谋，  
大旗遥对处，指点是新洲。

郊外晚行 [8]

雨过山村带斜阳，杖藜随意趁风凉，  
偶惊飞鸟穿林出，时有落花浮水香。  
夹道高柳张似盖，沿溪短竹剪成墙，  
闲行不觉归来暮，又见银钩露细光。

咏蕉 [9]

昨从郊外踏青回，乞得灵苗手自栽，  
一夜小窗春雨足，朝看日射雀屏开。

槟榔 [10]

金盘满贮子累累，裹以扶留欲寄谜，  
聊赠美人供细嚼，当含冰麝点胭脂。

别新加坡 [11]

十载经营荒岛间，不堪双鬓已成斑，  
有心精卫思填海，无力蝨蝨惧负山。  
圣主恩深多未报，使君辕去不须攀，  
汉家循吏推黄霸，为取声威慑百蛮。

重领新洲七律四首(之一) [12]

十七年前乞退休，岂知今日又回头，  
人呼旧吏作新吏，我视新洲成旧洲。  
四海有缘真此地，万般如梦是兹游，  
漫云老马途应识，任重能无颠蹶忧。

重領新洲  
十七年前乞退休，豈知今日又回頭。  
人呼舊吏作新吏，我視新洲成舊洲。  
四海有緣真此地，萬般如夢是茲游。  
漫云老馬途應識，任重能無顛蹶憂。

左秉隆领事手书七言律诗“重领新洲”

（注：诗中“人呼旧吏作新吏，我视新洲成旧洲”，  
颇有人事沧桑之感）

《勤勉堂诗钞》中有关本地事物的诗篇，当然不只这些。不过从这些作品中，已不难看出左秉隆诗作的特色是“辞不滞意，深入浅出”（引曾希颖语）了。他的朋友刘少希评他的诗说，“自助隽妙，雅近香山，而写景逼真，亦似剑南”，是颇获我心的。

摘自 柯木林著，《从龙牙门到新加坡：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》（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 年 12 月），页 22-26。

### 【注释】

[1] 陈育崧，〈我们应该纪念的一位先辈诗人 — 炎州冷宦左子兴〉，《南洋商报》，1958 年 6 月 21 日。

[2] 《勤勉堂诗钞》卷四〈兴到〉，页 183。

[3] 左秉隆于 1881 年至 1891 年任新加坡领事十年，十七年后的 1907 年，又再任总领事三年。

[4] 《勤勉堂诗钞》卷三〈息力〉，页 86。

[5] 同上，〈客息力作〉，页 86。

[6] 《勤勉堂诗钞》卷三，〈谢事后隐居息力作〉，页 77。

[7] 同上，〈柔佛王宫早眺〉，页 66。

[8] 《勤勉堂诗钞》卷四〈郊外晚行〉，页 112。

[9] 《勤勉堂诗钞》卷六〈咏蕉〉，页 236。

[10] 同上，〈槟榔〉，页 236。

[11] 《勤勉堂诗钞》卷四〈别新加坡〉，页 129-130。

[12] 同上，〈重领新洲七律四首〉（之一），页 168。